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水泡科幻作品



灵魂像风

水泡

藏人说灵魂如风，是因为它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呢？还是象征着冥冥中的天意，命运的安排？那么又为什么会

有灵魂呢？是生命思想情感的延续，还是……

我不知道，我想，我是没有灵魂的。

衡坐在窗口的老位置上，书已合在了膝上，他盯着窗外一动不动。

远处，冈仁波钦象一个伟岸的巨人披着白色的铠甲，那是傲视天地的雄壮。

“咖啡？”我走上前去。

“噢，”他一下子回过神来。“谢谢。”

他轻啜了一口，然后象广告明星似的微笑，“味道好极了。”

我笑了，咖啡的广告做了一代又一代，这句台词倒始终没变。

“有空吗？”我望着衡。

“有的是，我正愁没人聊天呢，何况这么美丽的小姐。”衡笑嘻嘻地说。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吗？我看过你的资料，毕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去月球城或是太空基地的。”

“我喜欢所以我来这。”

“一点没有诚意，人类一贯的狡辩。”我有些气愤地说。

“对不起，我并不想欺骗你。”衡不再笑了。

他转过脸去望着冈仁波钦，“藏人从千里外磕着等身长头来这参拜他们的神山圣湖，难道真的就有前世罪孽或是来生的幸福？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如同他们不理解我们一样。人类的精神或是信仰有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

“那你的信仰又是什么呢？”我渴望地问道。

衡就象他望着的那座山一样深沉，“我信仰爱，还有生命中的执着。”

我仔细地分辨着衡的话语，忽然感到一阵悲哀，却说不清为什么。

沉默片刻，衡恢复了生气。“嗨，好了，聊点有意思的，别在让我一本正经的。”

我摇了摇头说：“就到这吧，我还有活干。”

走到门口我忍不住问道：“衡，你相信有灵魂吗？”

“你今天怎么啦？象个哲学家似的。”他怪叫着。

“我真的想知道。”

他皱了皱眉。“我无法给你科学上的答复，因为科学还无法求证。纯粹个人点的话，我相信一切生命都会有灵魂，就象你我……”

我忽然打断他的话，“不，我是没有灵魂的，我只是一个机器人，虽然有着人的外表也只不过是人类的产品而已，能算一个生命吗？”

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雨季过后，天气渐渐地冷了。自从上次的谈话后，衡看我的眼神总和别人不一样，他一定在想，“这个机器小妞可真怪怪的，胡思乱想些什么啊。”

"其实我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我做了次全面检查，但一切线路正常。

就在这时传来了衡失恋的消息。

衡的女朋友在月球城，她给衡发了封全息电报，她说她绝对不会来这，要么恆去月球，要么结束两人的关系。

衡还是留了下来。

我在基地的花房里找到衡的，他正坐在一棵榕树下吹着口琴，我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只是听出了分离的悲伤和无奈，还有一份无人理解的孤傲。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哭了。

听到声响衡扭头看见了我，他突然诧异地说：“小松，是你在哭？”

我反问道：“难道机器人不能哭吗？”

他喃喃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机器人流泪，真的。”

“是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有些悲愤，“你也不应该见过，机器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人类服务，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感情、信仰甚至思想，我们只是一堆机器。”

衡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对、对不起，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小松，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什么机器人，我把你当作朋友，真正的朋友。”

我看着他真诚的面容，渐渐地冷静下来。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低下头，“我是怎么了，一定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对不起，我说些荒唐话。”

衡叫住了想转身离去的我，“不，别走。陪我聊聊好吗？”

我点点头，在他身边坐下。透过透明金属的顶棚，月亮弯弯如钩。

“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她很漂亮也很活泼。”衡望着遥远的月球缓缓地说，“她一直反对我来这，因为去月球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我无法说服她，我知道结局一定会这样的。”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来这，别和上次那样。”

衡笑了笑，不是往常那样爽朗欢快的笑，而是一种和他年龄不符的沧桑的笑。

“因为我的父亲在这儿，”他说。“我们家族的血统里有藏人的血。我的父亲和我一样，离开学校就来了这里。这块土地对他有深深的吸引力，他爱它，他是它的孩子。”

衡顿了顿，我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那时我的母亲也很爱父亲，她为了他来到这，陪他渡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还生下了我。但是这块土地不属于我的母亲，她最终还是无法忍受远离文明以及艰苦和单调的生活，她带着我离开了父亲，那年我4岁。儿时的记忆总是如此的深刻，如今我也无法抗拒的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和父亲一样的血。”

我问：“那你的父亲现在在哪？”

衡小心翼翼地从小盒里掏出一个全息照片，是他父亲的全息照片。一个粗犷豪迈的中年汉子，眉目之间我看到了衡的影子。

“我12岁那年，他在外出考察中死于一场雪崩。他终于和他热爱的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哦，对不起。”

“没关系。”衡站了起来，“有些话说出来就好受多了，谢谢你陪我。”他又回复了往常的那般洒脱、自信。

我向衡伸出手，"能让我做你的好朋友吗？"

衡笑着紧紧握住我的手。

原来，心情舒畅对一个机器人也是如此重要。我工作得相当出色，连一头白发的老站长也笑呵呵地夸奖说，小松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而端上一杯咖啡和衡在花房里聊天已是我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不是吗？

那天正轮到我在指挥塔当班，站长疾步走了进来问到："还有多少人没有回来？"

我查看了一下记录，"罗达刚到。嗯，衡去了普兰，可能再有 20 分钟就回来了。"

站长说："赶快和衡联系一下，有特大暴风雪，基地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一切飞行航运都取消了。"

我连忙打开通讯屏，"衡，注意，有特大暴风雪，请马上返回考察站。"

衡的笑脸总是灿烂。"OK，还有 15 分钟我就到家了，请给我准备一杯咖啡好吗？"

"没问题。"我说。

站长在我身边坐下说："小松，最近和衡相处不错啊。"

我有些心慌意乱地说："噢，我们俩只是比较谈得来。"

"衡是个不错的男孩子，你也不错。"站长有些迟疑，"不过我听到一些流言。"

我明白了，"站长，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站长有些尴尬地说："小松，其实我……"

讯号突然杂乱的响了起来，衡的飞艇出事了。

我猛跳了起来，"衡，衡，你怎么啦？"

屏幕上一片雪花，联络已经中断了。

站长一边往外跑一边说："通知罗达准备好飞艇。"

我说："站长我去，我是全能型 3 代，救援方面我能帮上忙。"

站长说："好吧，快。"

天黑得可怕，狂风中飞艇象一艘在巨浪中挣扎的小船。衡的飞艇在东峰遇到了雪崩，暴风雪造成风化山体滑坡，一块巨石把衡的飞艇压在下面。

到出事地点时，罗达通知我们衡醒了，受了重伤，罗达把衡的影像切换了过来。

衡的驾驶舱已经破损地不象样了，他浑身是血的样子让我一阵心痛。"坚持一下，衡，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衡勉强地笑了笑，"小松，还记得你问我关于灵魂吗？这次我想告诉你，一切有思想有感情的，不管你是人还是机器，或是其他什么，都是有灵魂的，小松。"他咳嗽起来，血顺着嘴角淌下。"小松，我好累，好累，我要去见我的父亲了……"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衡，别这样。怎么办，站长，怎么办？"

站长冷静地说："快想办法移开石头，抢救及时的话他还有救。"

即使我把能量提到最高，那块巨石还是纹丝未动。完了，我根本推不动它。

站长呼叫基地了，最快他们也要近 1 小时才能到达。

沉静了片刻，我下定了决心，开始计算炸开石头所应该的切入点以及

能量。数分钟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站长惊讶地问道：“小松，你准备干什么？”

我说：“站长，我已经全部计算好了，在大石右下方 3 区用 834 当量爆破可以挪开石头并且不波及到石头下的飞艇。”

站长说：“可是我们那来炸药？”

“有的。”我平静地说：“我体内就有，并可以控制当量。”

“什么？你要自爆？这绝对不行。”站长猛一挥手。

“只有这个办法了。”我说：“站长，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救衡，即使牺牲自己。”

我看见站长的嘴唇哆嗦着，“我们没办法备份你的记忆体，你会死的。”

我坚定地说：“我已经作出了选择，再见了，站长。”

我调节了自爆系统。最后望了一眼衡的飞艇。“再见了，衡。”

那一刻我从容等待，我知道，我的灵魂将于衡同在。

海盗们

水泡

比起船长的一脸轻松自如，我简直是坐立不安。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总部催得太急，我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去抄这条近路。这条航线被人称作“死亡之旅”，不光是沿途大量的陨石群和黑洞，更可怕的是还盘踞着很多宇宙海盗。

总算花了近 5 倍的价钱请了一个最有经验的克罗特人船长，据说克罗特人和地球人一样拥有最好的驾驶员和航天器。

一只大手搁在我肩上，我吓得一哆嗦，紧抱在怀里的行李几乎掉在地上。传来了船长的哈哈大笑声，“嗨，放松些，地球人。驾驶这艘船的是一位最有经验和运气的船长，告诉你，我跑了近百次这条路线，我的脑袋不是好好的还在吗，哈哈。”我勉强地冲着他笑了笑。

船长大口地喝着威士忌，“嗯，地球的酒可真是好东西。”他晃了晃瓶子，“来一口？”我摇摇头，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他：“船长，你看我们会安全抵达吗？”

船长瞪了我一眼，“怎么，信不过我的技术？”

我连忙摇头，“不是不是，我是担心那些海盗。”

船长又哈哈大笑起来，他指了指船舱里一大堆箱子说：“知道为什么收你那么多钱吗？就为了这，有了它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海盗。”

他打开了一个箱子，全是一些廉价的机油。“这是为那些机械人准备的，也是些可怜的东西，被主人抛弃后为生存只好做海盗，它们从来不伤人，只是抢一些别人视为废品而对它们至关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箱子都是酒。“这是为亚美人准备的，他们只要这个。曾经是宇宙的霸主，英勇好斗，可惜都成了酒鬼。”船长叹了口气：“还是你们地球人狡猾，用酒精就把一个最强大的部族打败了，宇宙是你们的了。”

我问道：“那些拜尔人叛乱分子呢？”

船长轻蔑地说：“拜尔人？他们都是你们地球人的奴隶，数百年的奴役他们早就丧失了独立意识，即使一些基因突变而产生的叛乱分子也早就被你们装备精良的警卫队消灭怠尽了，剩下几个，他们的那种狗屁飞船根本就追不上我们。”

我长嘘了口气，心里犹如一块石头落地。

飞船猛地一震，左舷的机翼冒出了火花。

“妈的，有人在攻击我们。”船长脸色苍白地驾驶着飞船迅速逃着。飞船在密集的粒子炮炮火下宛如暴风雨里的一叶小舟。

我惊恐地抓着扶手。“怎么回事，船长，他们在向我们射击，船长，他们是谁？机械人？亚美人？快让他们别打了，我们不是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都给他们，快啊，船长。”

船长突然一把抓住了我，两眼血红。“给我闭嘴，混蛋。”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这不是什么海盗，这是你们地球人的畜生星际警卫队，他们以杀人为乐。我们完了，明白了吗！”

良药

水泡

我耐心地听着一个喝醉了的年轻人的哭诉，他是店里的老主顾，尽管我并不喜欢他。

“您说，您说，先生，为什么我会沦落到这般地步？”年轻人痛苦地晃动着脑袋。“我的目标是做个正人君子，至少也是个好人，所以我一直在您这买这些补品。”他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瓶子：善良素、正直素、诚实素……

“它们都很有效吧？”我有些怜悯地看这他。

“它们当然有效。”他高声嚷嚷着，“所以我正直，我善良，我诚实，我具备了人类所有优秀的品质。可是，可是我却被抛弃了。没人和我交朋友，没人喜欢我，邻居、同事、老板甚至我的家人。因为善良，他们总是欺负我；因为诚实，他们嘲笑我，说我傻；因为正直，他们厌恶我，联合起来对付我。现在我已经不名一文了，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工作。”他怔怔的，两眼呆滞。

“咳，年轻人，咳咳，也许，咳，你根本就选错了道路。”

他不解地看着我。

“这些药，”我指了指桌上的那堆空瓶，“它们堂皇地、漂亮地陈列在货架上。可是，没热人买它们。”我拉开了暗格。“瞧，这才是人们需要的，这些是违禁品，却都是畅销货。”

年轻人吃惊地看着我拿出一瓶瓶的虚伪素、奸诈素、黑心素、无耻素……

“听着，年轻人，我们不是生活在童话世界，这里没有美丽的传说，要生存就需要这些。”我递给他一瓶邪恶素。“来吧，这可是极品，它会给你地位，给你财富，给你一切。”

年轻人的脸色越发的苍白，他一咬牙，猛得把一瓶药水都灌了下去。
我有些得意，这下他会一直需要这些药的，当然它们相当昂贵。
年轻人的脸色仍然苍白，但他的目光不在呆滞，我敢打赌如今他的目光里充满了邪恶。

“恭喜你获得了新生。”

“哈哈”年轻人狞笑起来。“非常感谢。”

他突然敲碎了手里的瓶子，半截瓶子抵住了我的喉咙，锋利的边缘已经划破了我的皮肤。

“新生就从这里开始吧。”年轻人变得温文尔雅。“请把钱全部交出来，噢，还有那些可爱的小药瓶。”他冲我微笑着。

灵魂像风

水泡

藏人说灵魂如风，是因为它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呢？还是象征着冥冥中的天意，命运的安排？那么又为什么会

有灵魂呢？是生命思想情感的延续，还是……

我不知道，我想，我是没有灵魂的。

衡坐在窗口的老位置上，书已合在了膝上，他盯着窗外一动不动。

远处，冈仁波钦象一个伟岸的巨人披着白色的铠甲，那是傲视天地的雄壮。

“咖啡？”我走上前去。

“噢，”他一下子回过神来。“谢谢。”

他轻啜了一口，然后象广告明星似的微笑，“味道好极了。”

我笑了，咖啡的广告做了一代又一代，这句台词倒始终没变。

“有空吗？”我望着衡。

“有的是，我正愁没人聊天呢，何况这么美丽的小姐。”衡笑嘻嘻地说。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吗？我看过你的资料，毕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去月球城或是太空基地的。”

“我喜欢所以我来这。”

“一点没有诚意，人类一贯的狡辩。”我有些气愤地说。

“对不起，我并不想欺骗你。”衡不再笑了。

他转过脸去望着冈仁波钦，“藏人从千里外磕着等身长头来这参拜他们的神山圣湖，难道真的就有前世罪孽或是来生的幸福？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如同他们不理解我们一样。人类的精神或是信仰有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

“那你的信仰又是什么呢？”我渴望地问道。

衡就象他望着的那座山一样深沉，“我信仰爱，还有生命中的执着。”

我仔细地分辨着衡的话语，忽然感到一阵悲哀，却说不清为什么。

沉默片刻，衡恢复了生气。“嗨，好了，聊点有意思的，别在让我一本正经的。”

我摇了摇头说：“就到这吧，我还有活干。”

走到门口我忍不住问道：“衡，你相信有灵魂吗？”

“你今天怎么啦？象个哲学家似的。”他怪叫着。

“我真的想知道。”

他皱了皱眉。“我无法给你科学上的答复，因为科学还无法求证。纯粹个人点的话，我相信一切生命都会有灵魂，就象你我……”

我忽然打断他的话，“不，我是没有灵魂的，我只是一个机器人，虽然有着人的外表也只不过是人类的产品而已，能算一个生命吗？”

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雨季过后，天气渐渐地冷了。自从上次的谈话后，衡看我的眼神总和别人不一样，他一定在想，“这个机器小妞可真怪怪的，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其实我也弄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我做了次全面检查，但一切线路正常。

就在这时传来了衡失恋的消息。

衡的女朋友在月球城，她给衡发了封全息电报，她说她绝对不会来这，要么恆去月球，要么结束两人的关系。

衡还是留了下来。

我在基地的花房里找到衡的，他正坐在一棵榕树下吹着口琴，我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只是听出了分离的悲伤和无奈，还有一份无人理解的孤傲。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哭了。

听到声响衡扭头看见了我，他突然诧异地说：“小松，是你在哭？”

我反问道：“难道机器人不能哭吗？”

他喃喃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机器人流泪，真的。”

“是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我有些悲愤，“你也不应该见过，机器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人类服务，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感情、信仰甚至思想，我们只是一堆机器。”

衡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对、对不起，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小松，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什么机器人，我把你当作朋友，真正的朋友。”

我看着他真诚的面容，渐渐地冷静下来。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低下头，“我是怎么了，一定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对不起，我说些荒唐话。”

衡叫住了想转身离去的我，“不，别走。陪我聊聊好吗？”

我点点头，在他身边坐下。透过透明金属的顶棚，月亮弯弯如钩。

“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她很漂亮也很活泼。”衡望着遥远的月球缓缓地说，“她一直反对我来这，因为去月球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我无法说服她，我知道结局一定会这样的。”

我说：“告诉我为什么来这，别和上次那样。”

衡笑了笑，不是往常那样爽朗欢快的笑，而是一种和他年龄不符的沧桑的笑。

“因为我的父亲在这儿，”他说。“我们家族的血统里有藏人的血。我的父亲和我一样，离开学校就来了这里。这块土地对他有深深的吸引力，他爱它，他是它的孩子。”

衡顿了顿，我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

“那时我的母亲也很爱父亲，她为了他来到这，陪他渡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还生下了我。但是这块土地不属于我的母亲，她最终还是无

法忍受远离文明以及艰苦和单调的生活，她带着我离开了父亲，那年我 4 岁。儿时的记忆总是如此的深刻，如今我也无法抗拒的来到了这片土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和父亲一样的血。”

我问：“那你的父亲现在在哪？”

衡小心翼翼地从小盒里掏出一个全息照片。一个粗犷豪迈的中年汉子，眉目之间我看到了衡的影子。

“我 12 岁那年，他在外出考察中死于一场雪崩。他终于和他热爱的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哦，对不起。”

“没关系。”衡站了起来，“有些话说出来就好受多了，谢谢你陪我。”他又回复了往常的那般洒脱、自信。

我向衡伸出手，“能让我做你的好朋友吗？”

衡笑着紧紧握住我的手。

原来，心情舒畅对一个机器人也是如此重要。我工作得相当出色，连一头白发的老站长也笑呵呵地夸奖说，小松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而端上一杯咖啡和衡在花房里聊天已是我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但快乐的日子总是如此短暂，不是吗？

那天正轮到我在指挥塔当班，站长疾步走了进来问到：“还有多少人没有回来？”

我查看了一下记录，“罗达刚到。嗯，衡去了普兰，可能再有 20 分钟就回来了。”

站长说：“赶快和衡联系一下，有特大暴风雪，基地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一切飞行航运都取消了。”

我连忙打开通讯屏，“衡，注意，有特大暴风雪，请马上返回考察站。”

衡的笑脸总是灿烂。“OK，还有 15 分钟我就到家了，请给我准备一杯咖啡好吗？”

“没问题。”我说。

站长在我身边坐下说：“小松，最近和衡相处不错啊。”

我有些心慌意乱地说：“噢，我们俩只是比较谈得来。”

“衡是个不错的男孩子，你也不错。”站长有些迟疑，“不过我听到一些流言。”

我明白了，“站长，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站长有些尴尬地说：“小松，其实我……”

讯号突然杂乱的响了起来，衡的飞艇出事了。

我猛跳了起来，“衡，衡，你怎么啦？”

屏幕上一片雪花，联络已经中断了。

站长一边往外跑一边说：“通知罗达准备好飞艇。”

我说：“站长我去，我是全能型 3 代，救援方面我能帮上忙。”

站长说：“好吧，快。”

天黑得可怕，狂风中飞艇象一艘在巨浪中挣扎的小船。衡的飞艇在东峰遇到了雪崩，暴风雪造成风化山体滑坡，一块巨石把衡的飞艇压在下面。

到出事地点时，罗达通知我们衡醒了，受了重伤，罗达把衡的影像切换了过来。

衡的驾驶舱已经破损地不象样了，他浑身是血的样子让我一阵心痛。”

坚持一下，衡，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衡勉强地笑了笑，“小松，还记得你问我关于灵魂吗？这次我想告诉你，一切有思想有感情的，不管你是人还是机器，或是其他什么，都是有灵魂的，小松。”他咳嗽起来，血顺着嘴角淌下。“小松，我好累，好累，我要去见我的父亲了……”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衡，别这样。怎么办，站长，怎么办？”

站长冷静地说：“快想办法移开石头，抢救及时的话他还有救。”

即使我把能量提到最高，那块巨石还是纹丝未动。完了，我根本推不动它。

站长呼叫基地了，最快他们也要近 1 小时才能到达。

沉静了片刻，我下定了决心，开始计算炸开石头所应该的切入点以及能量。数分钟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站长惊讶地问道：“小松，你准备干什么？”

我说：“站长，我已经全部计算好了，在大石右下方 3 区用 834 当量爆破可以挪开石头并且不波及到石头下的飞艇。”

站长说：“可是我们那来炸药？”

“有的。”我平静地说：“我体内就有，并可以控制当量。”

“什么？你要自爆？这绝对不行。”站长猛一挥手。

“只有这个办法了。”我说：“站长，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救衡，即使牺牲自己。”

我看见站长的嘴唇哆嗦着，“我们没办法备份你的记忆体，你会死的。”

我坚定地说：“我已经作出了选择，再见了，站长。”

我调节了自爆系统。最后望了一眼衡的飞艇。“再见了，衡。”

那一刻我从容等待，我知道，我的灵魂将于衡同在。

逝

水泡

古老的地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迟暮的美人，依稀可见当年艳丽的容姿，只是人们早已移情别恋。满天的风沙中，我背起行囊去完成那件使命。

我是在一次极偶然的的机会里发现了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留下来的那封信。家族的记载对于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水泡，一向没有很高的评价，他只是个一生一事无成的家伙，对家族的唯一贡献就是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在信里，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希望他的后人能够去一趟地球，他留下了一个乐谱，我在请教了很多学者之后才知道那是一种古老乐器萨克斯管的乐谱。“去寻找一个叫 loststars 的人并吹给他听这支曲子。”

这是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最后的心愿。读到这的时候我有些好笑，去为 400 年前的一个人吹支曲子，也许连他的墓碑都找不到了，但是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在信结束的一段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 loststars 为自己制造了一台冬眠仪，只在每年的某一个星期他醒着，其余时候都冬睡着。

“所以，孩子，去找他吧，不管过多少时间，他还活着。为了那个女人，他一定活着！”

利用冷冻技术让体细胞停止或缓慢活动早已运用到生活各个领域，但400年前就有了这种类似仪器让人太不可思议。我专门去学了萨克斯管，与其说是尊敬我的祖先，不如说我对loststars和他的故事充满了好奇。

根据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信上留的日期和地址，我很快找到了那栋21世纪样式的楼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也许古老总会让人感到深刻。

门虚掩着，推门进去，走过一条幽暗的通道，我发现这便是主人的书房了。窗敞开着，夕阳的余辉撒在整个屋里一片金黄，墙上挂着许多泛黄的照片，木制的摇椅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一个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的老人坐在上面，就象在400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突然莫名的感动，拿起了萨克斯管呜呜地吹完了那只曲子。老人默默地听着，良久他问：“是谁写的曲子？”

我说：“是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他叫水泡，他说要把这只曲子吹给一个叫loststars的老朋友听。”

“水泡，”老人喃喃念道，“很久很久了，没有人再为我吹过这么好听的曲子。”他从身边拿起一本厚厚的本子递给我。“拿去，看完了再给我吹一遍刚才的曲子。”

我在一边坐下，这是老人400年前的日记。我一页一页翻看着，日记并没有提到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只是记叙了一个爱情故事。

我并不想复述这个美丽而伤感的故事，女主人公去了太空探险，而男主人公则在执着的等待。我合上了本子说道：“您要一直等下去吗？”说完我就发觉自己实在是问了个愚不可及的问题。老人闭着眼，只有摇椅继续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

我举起了萨克斯管，乐声在晚风中流淌，为了一个叫loststars的男人和他管她叫康奈的女人。

音乐之旅

水泡

“小姐，喜欢听门德尔松吗？”

我终于忍不住和她说话了。经管这次是专门来听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但是我在一开始就分神了，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姐象一块吸石把我的心紧紧抓住。说不清为什么，是她的气质？容颜？还是听音乐时流露出的那份执着？

她有些意外地转过头，我不知道在1843年一个陌生男人如此打招呼是否失礼，但她还是微笑着说：“噢，不，我只喜欢柏辽兹。”

“当然，柏辽兹，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说他的作品就是他的情感和回忆，相当棒。”对于音乐家们我是如数家珍。

听到我的话她显示了很大的兴趣，“先生，您是柏辽兹的朋友？”

“不，我只是他的听众。”我把管弦乐队尽头打着定音鼓的人指给她看，

“这就是作曲家本人，哦，还有。您看见前台那位胖胖的英国女人吗？她是司蜜荪小姐，柏辽兹热恋这位女士已经三年了，多亏有这样的热情我们今天才能听到这样狂放的交响曲。”

她看着我，笑了。

我有些魂不守舍。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演出结束了。她冲我微微颌首，一个人款款向外走去。

患得患失之间，我猛地下定决心，朝着她的背影追去。

在巴黎大剧院的门口，我说：“小姐，我能荣幸地送您回家或是聊聊音乐吗？”

她有些迟疑，但我还是从她眼里发现了一丝兴奋和喜悦。最后她也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先生，也许您能陪我在塞纳河边走一程。”

我欣喜若狂地陪着她，一路上讨论着有关音乐和音乐家们，居然在很多方面我们俩有着一致的见解，虽然她一在强调只喜欢柏辽兹，但是她同样推崇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而且她还说她也听舒曼和肖邦。要知道肖邦在2年前才来到巴黎并公开演出。

我高兴地邀请她：“那么去阿亨吧，肖邦和门德尔松都在那参加音乐节。”

她抬眼瞧着我，笑着说：“你这么欣赏门德尔松？”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不少人都奇怪，因为门德尔松的成就并不如巴赫、贝多芬和柏辽兹，但我就是喜欢他，说不出原因，就象今天……”我停住了。

“象今天什么？”

“没什么？”

她也没问，只是转过头望着塞纳河的夜景。

该死，我的时间定位仪拼命地振动了，他们要我回去。

我瞧着她，不行，我不回去，为了她，我宁愿待在19世纪。

趁她不注意，我转过身，把口袋里的时间定位仪悄悄扔进河里。

回过身的时候，发现她似乎也正把什么扔进河里。她有些慌乱地拢了拢被风吹起的发，说：“咱们继续走吧。”

这次我们俩默默无语一路走着。

我突然看见远处一个买花的小女孩。“请您等等。”我对她说，然后我跑向那小女孩。

“给我一束玫瑰花。”

小女孩眯缝着眼说道：“对不起，您该回去了。”

我猛一惊，“你是时间管理员？”就在转身想跑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我木然地坐着。

胖胖的时间旅游管理长官正一页一页翻看我的记录。“先生，你的时间旅游记录一下很好啊，从没有什么差错。”

“那女孩。”我想。

“这次你申请的是1843年1月18日晚巴黎的柏辽兹音乐会。”

“真美，那一晚。”我想。

“居然您超时不归，并损毁了时间定位仪，噢，竟然还躲避时间管理员。”

“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

“您违反了时间旅游规定，而且情节严重。”

“我爱上她了，爱上了一个 19 世纪的女孩。”我想。

“我只有遗憾地告诉您，您将被取消时间旅游资格。”

“如果能让我再见她一面，我死也愿意。”我想。

“您听清楚了吗？喂，您怎么了？”

“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回去找她。”我想。

“真见鬼，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个女人也这样，噢，对了，她也是从 1843 年 1 月 18 日回来的，居然也毁掉了时间定位仪，难道你们都不想回来了？”

我猛跳起来，“什么，你说什么？”一把抢过那个胖子手里的材料。是她，是她，哈哈，老天有眼，和我一样，她也是个时间旅游者，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

我狂叫着往外冲去，留下了莫名其妙的胖长官，他喃喃自语道：“都是疯子。”

演奏厅里，还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虽然这次的演奏乐队已经与作曲家隔了 2 个多世纪。我一眼瞧见了坐在前排的她，她的眼里依稀闪着泪水。我悄然地走了上去。

小姐，喜欢听门德尔松吗？

出差

水泡

每一次的空间跳跃 emi 都会感到不舒服，为了压制呕吐的感觉他极力地去想一些令人开心的事，跑完这趟差事就能有一次休假了，他答应过康奈和孩子们去彗星的乐园。

最近他一直感到疲倦，甚至在办公时间打瞌睡。今天是他 38 岁的生日，可他不得不前往凌星，又是出差，总是出差，从一个星球飞到另一个星球，再从另一个星球飞到下一个星球，经历一次次的空间跳跃，重力适应……

他厌倦这一切。但是他必须这样做，他要养活他的妻子和 6 个孩子。

他爱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呢？在公司里他一向是独来独往的，从来不和那些比他年幼或是年长的同事们一起去看艳舞，参加性爱游戏。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古董，一个怪物，而在他眼里他们只是一群没有责任的动物。

飞船轻微地振动，还有 2 分钟就完成这次空间跳跃了。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出差，头儿答应他这次以后就升他的职，除了加薪更重要的他可以不再满宇宙的飞来飞去。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康奈，他要给她一次惊喜。

他闭上眼，感觉已经好多了。凌星有什么可以带给康奈和孩子们的礼物呢？他负担不起那些昂贵的玩意，但这次，值得庆祝一下。

船身猛地摇晃起来，伴随着女人的尖叫，他猛睁开眼，应急灯急促地一闪一闪，工作人员面色沉重地跑来跑去。

“怎么了？”他拽住了一个匆匆而过的船员。

“噢，没什么，小小的机械故障。”船员带着职业化的笑脸。

他颓然地松开手，是的，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机械故障，马上就能恢复的，他想。

他感觉等了很长时间，周围的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传来了阵阵男女的调笑声。

“各位乘客，我是船长，很不幸地告诉大家我们的飞船发生了严重的故障，我们在空间跳跃的过程中丧失了前进动力。”船长的声音低沉却一点也不悲痛。

“那么我们被困在四度空间了？”有人嚷嚷着，还有哭声。

“是的，我们只有等待别人的援助了。”船长说。

“等待援助？要从同样的起跳点跳跃至同样的跳落点才会有可能发现我们，船长，这样的概率你要我们等多久？1年？10年？100年或是更长？”还是刚才那个人的声音。

“请您放心，飞船上的冷冻设备完全正常，所有的人都可以安然入睡直到有人解救。我希望过上100年或是200年我们才获救，这样我们不是可以享受更加先进的生活了吗？”船长微笑着。哭泣停止了，有人笑了，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鼓掌。

只有他手脚冰凉，他看见船长冲着他邪恶地笑。

“不，你们这群混蛋。”

所有的人都转头盯着他。

他睡着了，他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他看到几个花白头发满脸褶子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来到他身边，他仔细辨认着他们的脸，而他们管他叫“爸爸”，他滑稽地直想笑。

却，满脸的泪水。

宠物

水泡

“噢，是康奈小姐啊。什么，您昨天买回去的宠物一点也不听话？没关系的，康奈小姐，这种小家伙挺温顺的，一开始的时候总还带点野性，饿它两天再揍两顿保管没事。您就放心吧，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宠物啊，我还能坑您不成。好的好的，有再给我电话。”

我是一家宠物店的老板。如今人们都爱养个宠物什么的，宠物店也多如牛毛，可是我的生意特别好。我一向是不屑做那种小猫小狗生意的，我卖的可都是些星际宠物。

比如说天羊星的土著天羊，不光在地球的销路特别好，就连一些邻近星系都供不应求，我可靠它狠狠地发了一笔。这家伙可爱极了，聪明又温顺，连我自己都养了好几只，一般来说从天羊星直接抓来的天羊都带点野性，凶狠的时候也会咬人，不过用我刚才教那位小姐的方法保管它三天就老老实实成为你心爱的宠物。

当然，离开了天羊星的那些天羊寿命都不会很长，否则我的生意又怎么能这样好呢，哈哈。

最近得到可靠消息说天羊星天羊的数目锐减，我马上和查科联系让他快再弄一大批来，这可是分秒必争，万一羊绝种就没得赚了。

查科是蝎星人，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一个狡猾阴险又贪心的家伙。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做生意，这是我们地球的风格。

联络机又响了，是查科来的。“嗨，我这有笔大生意，你敢不敢做？”

“说。”

“是巨熊星人，他们准备订购一批 8000 万的宠物，但要求先谈谈并看看货色。”

“8000 万？”我心里猛地一跳，生意够大，不过巨熊星人令我犹豫不决。地球和巨熊星没有任何接触，奇怪的是连普通的星际贸易也不存在，也许，并不只是因为两地距离遥远造成的。传说中的巨熊星人相当可怕，但这也仅仅是传说而已。

“怎么样？”查科在那头焦急地问。我狠狠了心，为了 8000 万该冒点险。

长时间的飞行使我和那些宠物们一样焦躁不安，查科已经去和巨熊星人谈了很久了，巨熊星人的飞行器看上去相当破旧，虽然有些仪器很先进，而另一些落后的可笑。

门开了，查科和一个巨熊星人走了进来。乖乖，那家伙长得真难看，而且体积有我的七、八倍，就是因为这他们才显得可怕吗？我向我的客户露出笑脸，老练地把那只猫狗从笼子里拽了出来。

那个蠢家伙盯着我直看，咕咕囔囔了两声，居然用他那恶心的触手来摸我的脑袋。

“干什么你。”我连忙挥开他的触手，弄得满手粘忽忽的。

那家伙一下子发怒了，触手伸过来把我卷在半空。我吓得只叫：“查科，查科，快让他把我放下，在这样我不和他做生意了。”

查科转过脸去说（巨熊星语）：“没关系的，先生。这就是您要的地球生物，这种小家伙挺温顺的，一开始的时候总还带点野性，饿它两天再揍两顿保管没事，您就放心吧。”

独裁者

后世称 EMI 大帝为“孤独的暴君”并把他的帝国叫做机器人帝国。身为元老院首席的 EMI 在一次闪电般的政变中修改了由元老院集体掌握的机器人密码，借此完全控制了机器人武装力量，毫无还手能力的民主共和国被迫让位给了独裁者，天空中开始飘扬着 EMI 大帝的星辰旗。

反抗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各种地下组织活动频繁。但 EMI 大帝的确不是个等闲人物，他十分清楚目前的处境，就象当初深刻了解民主的弱点一样。他严格操纵着国家机器，强化中央集权，残酷镇压了反抗力量。极端专制的同时他又革新了民主时期的官僚、腐化等等弊端，某一个时期帝国呈现了强大的国力。

当 EMI 大帝毫不费力地获得这一切后，他开始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错

误。

史学家们一致认为 EMI 大帝性格转变的伏因是他把昔日元老院的朋友们送上绞架。当时他曾极力劝说他们接受并辅佐他，而他最好的朋友莱昂啐了一口唾沫说他将永远失去友情。在绞杀他们后 EMI 大帝开始变得狐疑起来，他不再信任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机器人就是他忠实的臣民。

当然光有一支忠诚强大的机器人军队是不够的，毕竟帝国还有亿万人民，他还需要控制他们，这就要靠秘密力量了。

EMI 大帝绞尽脑汁后生产出了第一代的机器人秘密警察，用相当高级的生化技术使他们除了脑部以外完全和人类一样。这批机器人迅速地布置到了民间，但结果却相当悲惨，他们的机械头脑永远不适合做间谍。检验的办法相当简单，抵抗组织集会的时候只要每个人都高呼一声“打倒 EMI 暴君”，绝对效忠 EMI 大帝的程序使那些可怜的机器人呐呐不能言，于是就上去给他一枪，不用问，100%的电子集成脑。

不得不推出改进型的第二代，他们可以在正确的场合使用“打倒 EMI 暴君”或“EMI 大帝万岁”的言语，甚至还创新的加入了一些“我恨死 EMI 暴君了”等等，但是对他们的识别方法也从言语到影像。一支笔，一张 EMI 大帝的画像，要求在画像上画胡子或眼镜或其他，反正丑化就行了。二代的机器人在画像面前呆立半天，往往笔伸过去时，脑部就开始短路报废了。

第三代机器人在工厂里出了事，凡见与 EMI 大帝有关物品一率乱枪，简直比抵抗组织还抵抗组织，这一代被严格销毁。

至此 EMI 大帝完全放弃了秘密警察建设。掌握军队就够了，他时常想。

依靠军队表面上帝国还算太平，抵抗组织的军力实在较弱。但 EMI 大帝遇到了另一个难题，继承人问题。EMI 大帝的后宫不乏美人宠妃，可是机器人是不能为他繁衍后代的，帝国还需要 EMI 二世、EMI 三世……最后大帝本人不得不在民间为自己物色一位皇后。选拔极其严格和苛刻，皇后的名字叫康奈。

康奈美丽而且聪慧，更重要的，她是 EMI 大帝从前老友的女儿，他相当了解她。唯一大帝不知道的是康奈已经加入了抵抗组织。

EMI 大帝与康奈同归于尽。在两人亲吻的时候，那个勇敢的姑娘咬碎了藏在嘴里的毒囊。

失去了效忠对象的机器人军队完全瘫痪了，帝国的崩溃如同它建立一样迅速。人们在重建家园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反省过去的错误，那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建的自由广场上树立着眺望远方的康奈的石像，碑文铭刻着：

“她的头顶是一片自由的天空”

天上的桥

城楼上一脸期盼的国王再次向我招手，“祝你一路顺风，我的孩子。”我深深地鞠躬，然后拨转马头，举起鞭子大声地宣布：“出发！”广场上响起了炸雷般的欢呼。

战鼓声中大军开始缓慢地移动，一小队的甲士后面是数不清的工匠、

农夫、画师、医生……，车队蜿蜒数百里，还有无数的牛羊夹杂其中。远方的那座桥就象一道彩虹，在天边划出美丽的曲线，向前延伸着一眼望不到头。我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经过的一张张面孔，年青的、成熟的、苍老的，他们将和我一起去完成一项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人为之奋斗一生的使命。

“那座大桥。”我喃喃道。

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最近的那颗黄色的星球上住着一样有智慧的生命——天羊星人，但是就象两个隔河相望的兄弟，人们只能彼此遥遥相望，天空将大家隔开，无法团聚。两地的交流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光亮来传递信息，大堆大堆的火塘组成图形或字母用来“交谈”。开始的几年简直是在一片漆黑中摸索，毕竟是两个世界的语言，一旦有所突破后成绩立刻突飞猛进，双方都迅速掌握了对方的语言，欣喜之下的第一个约定就是建造一座大桥，把两个星球连接起来。

一场史无前例的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物力的造桥工作在两个星球同时开始了，“我们将在空中相聚。”每一个参加工作的人都抱定了这般美丽且振奋人心的信念，为了早日和天羊星的兄弟会面，人们的工作强度和精神状态令人不可思议，桥，则日复一日的向对面的星球延伸过去。

当桥越来越长时，运输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每日都有数以吨计的木材石头食物和水从首都出发，桥上每一日的路程都建立起驿站可供休息，整个的运输大队就象一条履带不停运转，出色地保障了最前面的施工完全不受影响。

我骑着马立在了桥头，首都在视野里变得就象小甲虫一般大小，送别的人们早已开始为明天的运输工作忙碌了。

在精确计算过大桥的完工期限后才开始上的路，我们将在大桥合拢的前一天到达，所以我作为王国的使者，将成为和天羊星人相会的第一人。当然我还肩负着国王的秘密使命，真正艰巨的使命。

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一支运输队，队伍绵延数百里，几乎是一天的路程。最后的一批石料木材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出发了，所以我们带的几乎是粮食以及星球的特产，给天羊星人的礼物等等。

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从前面返回的运输队，“快看，这就是去和天羊星人会面的队伍。”

“哇，好多人哎。”

“真可惜我们不能亲眼看到大桥合拢的时刻。”

他们的目光里带着羡慕和惊叹。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会在马车柱上划上一道印记，我们已经踩着桥越走越远。来路早看不清了，只见到母星在我们后面越来越小，而天羊星则在视线里越来越大。在空中时常有星星飞过，大的、小的，全都亮晶晶的，让人着迷。

在柱子划上了几千道印记的一天，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桥的合拢端，和预计的一样，桥还有几米的空隙，工人们早就开始和对方的天羊星人交谈说笑，双方亲如一家。

天羊星人派出的是他们的王子殿下，我在桥的这边向他致敬，王子和藹地挥手说道：“将军阁下，我们俩将是最幸运的人，能够亲眼目睹大桥的建成。”我含笑点头。

终于，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最后一块建桥的大石四平八稳

地嵌进了桥面，无数声欢呼此起彼伏，跨越星空的大桥完成了！两个星球终于连在一起了！！

我微笑着冲王子拼命地挥手，却止步不前，低声地吩咐身边的副官道：“传令下去，准备。”那些化装成农夫、工匠的武士悄然地拔出了武器。

忽然一阵箭雨，身边的侍卫纷纷倒地，我还来不及抵挡已身中数箭倒下马来。

“不可能的，天羊星人绝对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进攻计划，大桥完成后立刻袭击他们，去占领天羊星，这是绝密的计划啊，他们不可能早有准备的。”我在地上痛苦地呻吟。

只听到天羊星王子狂热地叫喊：“冲啊，进攻啊，天羊星的武士们，通往荣誉和财富的大桥就在你们脚下，你们将成为新的主人。杀啊！”

心中的蓝天

我把玩着手中的杯子，器皿中的液体浑浊且散发着浓浓的过滤剂的气味。但愿永远也不会再喝这样的水了，我把它一饮而尽。

离开地球的前一天我们狂欢了一场，就连老成稳重的老沙也喝得大醉，羊跳到桌子上举着酒瓶大喊：“为永远离开这个肮脏的星球，干杯！”我们在四周拼命地跺脚狂呼。

活在 23 世纪是痛苦的。没有 16 世纪的古典，没有 18 世纪的浪漫，也没有 21 世纪的叛逆和疯狂，23 世纪拥有的只是挣扎求生。这个世界已经被人们完全破坏了，臭氧层、海洋、绿地……皮肤绝不能够暴露在阳光下，食用水经过无数次过滤仍然让人恶心，必须用空气净化设备才能正常呼吸。我们的祖先在大肆污染破坏人类唯一的生存地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为他们的后人想过吗？

所以当老沙一脸严肃地告诉大家那颗星球只是在理论上适合人类居住时，没有一个人表示退缩，羊的语气坚毅而又果断，“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老沙叹了口气说：“好吧，反正也只有这唯一的机会了。”

我们把那颗星称作“希望”。老沙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在英仙座旋臂 r3 区发现了它，围绕一颗 3 等恒星旋转的“希望”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经过周密的计算后，老沙才敢把他的发现告诉我们几个。羊兴奋地一连几天没睡觉，立刻变卖家产为远航作准备，至于我和北星，虽然没有年轻人的那股冲劲，但是也马上投入了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驾驶舱内是老沙的班。我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北星，远航开始后他时常会莫名地发呆，一脸沉重，好象有什么心事。“不舒服吗？”我问他。

“不，”他摇摇头，“只是有点累。”

离“希望”越来越远的时候，每个人的希望和焦躁不安也越来越厉害，北星更加沉默寡言，羊总是在休息舱里走来走去，没有片刻停顿，而老沙坐在那喃喃自语不知说点什么。

那天是羊的班，因为离“希望”已经近在咫尺，所以我们几个都没有去休息。忽然羊冲了进来，他的脸由于兴奋都变形了，“快，我们进入了‘希

望’的大气层。”

我们几个嚯地站起身，全部冲进了驾驶舱。老沙的声音在发颤，“让水泡来。”我是他们中间驾驶技术最好的一个。

数分钟后飞船稳稳地停在了地面上，透过金属玻璃我们看到的是山峦和无数绿色植被，一条小溪就在面前流淌。

“快，快准备探测仪。”我们手忙脚乱地放出了探测仪。

我听到了自己“砰砰”的心跳声，每个人都紧张地说不出话。

“探测者报告，所有指标完全合格，所有指标完全合格。”冰冷地机器生在我们耳中如仙乐一般。

“乌拉！”羊跳到我的怀里，老沙瘫倒在地上，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走啊，是我们的世界。”羊迫不及待地往外冲去，老沙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北星突然象是明白了什么，一箭步冲上去要阻止他们。我一把拉住他，“让他们去吧，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北星盯着我，含着热泪使劲点头，我拉着他大踏步向外走去。

天是蓝色的，飘浮着片片白云。老沙躺在绿色的草地上，而羊正在小溪内戏水，“快来啊，好干净的水。”他欢快地向我们招手。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清香直入心肺。“真美啊！”

“噢，你流血了。”羊指着老沙的鼻子，老沙莫名其妙地擦着，忽然道：“你也是，羊。”

“是的，我们的生命不多了。”北星看着我说道。

“不可能的，”羊边说边抹去鼻血，“探测仪不是都检查过了吗？没有问题的，这是个绝对干净的地方。”

“是的，正是因为这是颗干净的星球，所以我们无法生存。”北星说。

羊和老沙狐疑地看着他。

北星说：“我们从一个被污染了很久的星球来，为了在那生存下来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改变，去适应污染的环境，同样我们已经无法适应这里，无法适应一个干净的地方。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老沙和羊默默无言地听着。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上帝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北星苦笑了一下。

“其实水泡也明白了这一点，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我想说的，但他阻止了我。是的，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会再回去的，而宁愿选择死在这里。与其痛苦选择不如坦然面对吧，至少我们还在蓝天白云下。”

我牵过北星和羊的手，北星又拉着老沙。我们拉成一排躺在了草地上，谁也没说话，只是呼吸着，仰望着。

我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的流逝，但，永远不会带走我心中的那片蓝天。

生日 PARTY

我轻轻地问莱昂：“明天来吗？”莱昂冲我眨眨眼说道：“当然，他们

都会来的。”

那个讨厌的雀斑小男孩在远处大叫着：“莱昂，莱昂，快死过来。”莱昂连忙道：“我走了。”然后飞快地跑了过去。雀斑男孩用木棒狠抽了莱昂一下，“叫你再乱跑。”

我也赶快跑到校门口等着，小主人和他的同学们一拥而出，我蹲下身让小主人稳稳地坐在我背上，“走喽，放学喽。”他欢快地叫着。

第二天大早我就起身把房间、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女主人下楼吃早餐的时还赞许地说：“今天干得不错嘛，以后天天都应该这样。”

“等会送小主人去上学，别到处乱跑，要好好照顾他，知道吗？”这是女主人每天例行的交待，我使劲点头。

把小主人送到了学校门口，“等着，放学在接我。”说完他蹦蹦跳跳着进了大楼。我左右看了看，莱昂、康奈、小沙他们几个都已经把各自的主人送进了学校。

“好啦，就我们了。”几个人兴奋地聚在一快。“水泡，你们家行吗？”康奈有些担心地问我，就属她胆子小。“没问题，他家的女主人要去美容院，中午才回来，那时候我们早结束了，还要来接小主人呢。”莱昂抢着替我回答了。

“那就快走吧。”小沙已经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往家跑了。

家里没人，我们几个轻手轻脚地进了我的小房间。“噫，真自由，总算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小沙撑开手脚躺在地板上。

“就是，整天干活，累死了。”莱昂发着牢骚。

小沙翻身坐起说道：“莱昂家的主人好凶，老打人。”

“我到没什么，皮厚肉粗，倒是康奈受苦了。”莱昂说。

“没关系的。”女孩子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好了，抓紧时间啊，我们不是来给水泡过生日的嘛。”

“对对对。”他们嚷嚷着，“还是第一次参加生日 party 呢。”

“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party 啊。”我学着以前看到过的主人们的样子，彬彬有礼地说道：“谢谢康奈小姐、莱昂先生和小沙先生的光临。”

“可惜没有礼物送给你啊。”康奈抱歉地说。“我们几个想办法弄来了根蜡烛，可以点生日蜡烛了。”

“谢谢你们。”我开心地说。

“点上，点上。”烛光亮亮的，照着每个人开心的笑脸。

康奈带头唱起了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鼓足了气吹灭了蜡烛。

门“咣”的一声被踢开了，满脸怒容的女人大叫着：“好啊，人可真多啊，emi 大哥家的康奈和莱昂，羊先生家的小沙，你们在干什么？水泡，想造反啊！”

我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主人，真对不起，我请，请他们来参加，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的，就这一次，真的，就这一次。”

“生日 party？”女主人突然狂笑起来，然后恶狠狠地冲我叫道：“你也有生日？臭机器人，你只有出厂日期。”

妹妹的眼睛

我在诊所的门口徘徊了半天，老沙从里面跑了出来，笑嘻嘻地说：“阿水，又发薪了？怎么样，凑足钱了吗？昨天刚来了一批最新产品。”我摇了摇头。老沙装出一付同情的样子说：“真可惜啊。怎么样，上次的条件考虑好了吗？”我厌恶地转身离去，老沙在后面一个劲地嚷嚷：“阿水再好好考虑，我这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啧啧，妹妹虽然是个瞎子，哥哥可有一双好眼睛。”

我漫无目的在街上闲逛。羊来找过我，他说母亲不同意他和虫虫的婚事，“我们家不能再添一个没用的瞎子。”羊的母亲说。我知道这不能怪她，她一个人把七个孩子拉扯大，尽管现在羊和他的两个弟弟都开始工作赚钱了，但我们都是穷人。“水哥，你说怎么办？”羊嚎啕大哭。我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不许哭，拿出点男人样。”

虫虫是我唯一的亲人，移民月球后父母相继去世了，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多赚些钱给妹妹治病，但是和别处一样我们拼命干活到头来依然一贫如洗。虫虫却一直很坚强，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她是一个清秀可爱也很懂事的女孩子。以前晚上没事的时候我就陪着虫虫，她总爱问我夜空中最漂亮的星星，我告诉她是我们的故乡那颗蓝色的星星——地球。虫虫撑着头上露出灿烂的笑：“要是我能亲眼看看该多好啊，当然，哥哥一定要陪在我身边。”自从我在晚上又打了份工后，隔壁那个小伙子羊开始坐在妹妹的身边，看得出虫虫也挺喜欢羊的，做哥哥的也希望妹妹能够有人喜欢，能够幸福。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老沙的诊所张望，如今装电子眼已经非常普通，但即使是这样一项小手术对于我们这种人家都是相当遥远不可及的。

昏昏沉沉之中我突然被一阵喧闹惊醒，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拿着大把的钞票蹦了出来，象疯子似的嚷着：“我赢了，哈哈，我赢了。”我抬起头，“北方之城赌场”的招牌闪闪发光，我捏着口袋里的薪水，一阵激动，大步地走了进去。

居然我接连地赢，身边堆起了钞票，快够数了，隐隐约约好象看到虫虫明亮的眼睛望着蓝色的地球。我兴奋地叫道：“全押上。”

我“咣”得推开门，虫虫闻声摸索着出来。“哥，怎么今天这么晚？咦，你喝酒了？哥，怎么了？”我一把拉过虫虫道：“虫虫，你可以看见了，你可以看见了，我已经签了手术合同，给你装上电子眼，哈哈。”虫虫疑惑地说：“哥，你喝多了？”我搂着虫虫说：“虫虫，哥没喝多，今天在赌场大赢了一场，我们发财了。”我大笑着，笑得眼泪都流了下来。

我报名去了冥王星的矿场干活，那的条件很差也很累人，但工钱不少。第二次往家寄钱的时候我收到了虫虫的信。她埋怨我不等她手术做好就去了冥王星，而且还要很长时间不回来，现在只能天天看哥哥的照片。信的结尾她写道：“马上就要和羊结婚了，如今我和他天天望着那颗蓝色的星球，真美啊，可惜哥哥不在我们身边。”

我会心地笑了。冥王星的气候太冷，我的眼睛总会不舒服或是有点小毛病。在离开月球之前我把虫虫托付给羊，并且什么都不许他告诉虫虫。其实那天在赌场，最后一把我输光了所有的钱，我找老沙签了合约卖了我的眼睛，钱足够换两双电子眼，一双给虫虫，一双留给我自己。

孩子和我

我百无聊赖地趴着，因为我的主人要我趴在这。洛星的沙漠浴场到处是享受着阳光和快乐的人群，只有我是不快乐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快乐过。

我并不抱怨自己只是一具机械，但我怨恨作为一具机械为什么会有思想。机械就是机械，供人使用或是娱乐，以绝对服从为使命。结症在于其实我不需要思考，却偏偏能够思考，可恨。

那孩子终于蹒跚着走过来，停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他已经在远处观察了我半天。“你是狗狗吗？”他问，胖嘟嘟的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

我趴在那儿没有理他，孩子并不离开，居然还蹲下来直视着我。“嗯，你不会说话。

没关系的，我的安迪也不会说话，不过它长着很长很长的毛。”孩子挠挠脑袋。“你到底是不是狗狗啊，如果是你就点点头好吗？”

我抬起头，看到的是一双无邪天真的眼睛。

“我只是一只机械狗。”我说。那双眼睛绝对不是能让我喜欢上人类的理由，但在当时的确消除了我一贯的戒心和敌视。

孩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随后又开心地蹦跳起来。“噢，你会讲话啊，真好真好。

安迪为什么不会讲话呢？嗯，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只特别聪明的狗狗。”

真是一个孩子，我想。在古代地球中国人的思想史上有过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这个争论至今没有结果，到是一个叫告子的人说：“性如湍水也，决渚东则东流，决渚西则西流。”当一个孩子睁开眼无知无邪看着周围时，他看到的正是这世界本如，可惜当纯真一点点消失的时候，这世界重又归于平庸。我原本希望是个思想家的，而现在只是一只会思想的狗而已，更何况人们并不喜欢他的狗会思想。

孩子狐疑地看着发呆的我，最后忍不住说：“狗狗，我叫莱昂，能和我一块玩吗？”

我连忙说道：“当然，莱昂。”

游戏很简单，莱昂在前奔跑，摇摇晃晃极力保持身体平衡，我在后面装着笨拙的样子追他，每次总被他躲闪开。很快我们都累了，莱昂笑呵呵地坐在沙地上，我伏在他身后。

“瞧，狗狗，有一只虫子在走路。”突然莱昂叫我。

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一只沙虫在慢慢爬着。“不，应该说有一只虫子在爬。”

“哦，”莱昂抓抓脑袋，“那么他们也在爬吗？”这次他指的是沙场上来来往往的男女。

“他们是在走路不是爬。”我说。

“可是这有什么区别吗？虫子在沙子上走，爸爸妈妈他们也在沙子上走。”

“因为你们是人啊，虫子是虫子。”我看着一脸茫然的莱昂，笑了笑（我不知道自己也会笑，不过我的型号比较先进，应该不成问题的。）“等你以后

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

莱昂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一脸严肃。

“莱昂，莱昂。”远处传来呼唤。莱昂一骨碌爬了起来，“我要回家了，狗狗。”

“好啊，那么再见吧。”我说。

莱昂转过身，但马上又回过头来。“今天真开心，狗狗，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说：“你就叫我水泡吧。”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今天有一个叫水泡的狗狗朋友一直在陪我玩。”莱昂说，他伸出了手，“还会见面吗？”

我用爪子搭在他手上。“一定会的。”

在洛星的沙漠浴场一只机械狗和它的人类朋友就这样告别了，是的，他带给了我快乐，更重要的是他给我带来了快乐之源。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走路的滋味

这是发生在我小时候的一件事了。

我飞到父亲身边，指着书本问他：“爸爸，书上说古代人是不会飞的，为什么？”

父亲离开了他的电脑，转过来面对我说：“因为他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翅膀。”一边说还一边扇动着他身后那宽大、洁白的翅膀。他是一个好父亲，总是耐心地满足我的各种好奇心。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人人都有翅膀，而古代人没有呢？”我问。

“哟，这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父亲挠挠头，尽量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作出说明。“我们人类过去是没有翅膀的。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地面上行走，有时我们非常羡慕鸟儿可以在天空自由飞翔，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一个能工巧匠造出一对翅膀在天上飞的传说。直到人类发展到 21 世纪，基因工程相当的进步，一批伟大的科学家研究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让我们这些后代长出了象鸟儿一样又漂亮又可以飞的翅膀。”

我开心地拍手，在宽敞的房间里飞来飞去。“好啊，好啊。这些科学家老爷爷真好，我就喜欢在天上飞。”我忽然停了下来问道：“那么爸爸，是不是改变我的基因，我就可以象青蛙一样，舌根长在前面，吃饭的时候只要吐吐长舌头就可以了？”

父亲哈哈大笑道：“可以是可以，不过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块一起吐舌头，是不是很不卫生啊？”

我也“咯咯”地笑了。

“可是古代人没有翅膀，他们怎么去上学、上班啊？”我又问道。

“傻孩子，他们可以走路啊。”

“走路？”我有些困惑。

“就是用腿和脚来行动。”父亲说。

“哦。”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腿和脚，没想到它们除了支撑平衡外还有这么大的用处。

“我要去上班了。”父亲整理了一下东西，然后飞出门外，转头叮嘱我说：“上学可别迟到啊。”

离上学时间还早，我有些无聊。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试试象古代人一样用脚走路？

我有些兴奋地站在地板上，试图迈动我的脚，这简直太难了，我根本没办法提起它，然后一阵摇晃摔倒在地。

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终于让我发觉了一点窍门。我并起脚，轻轻向前一纵，终于离开原地向前“走”了一步，尽管重心不稳又差点摔倒，但是借助翅膀总算还是站住了。

我开心极了，因为我学会了古代人的走路。

去了学校以后，我立刻把伙伴们召集起来，然后得意地告诉他们我会象一个古代人一样用脚行走。“真，真的？”莱昂激动的时候说话有些结巴，“那就飞给我们看看。”我轻蔑地说：“你懂不懂，那叫走路。”

然后我停在了地面上，把一大早练习的走路演示给伙伴们看。“哇，你真厉害啊。”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然后央求我教他们走路，我得意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一个老师冷冷地看着我们戏闹，最后他嘿嘿笑着说出那句我永生难忘的话。“你那也叫走路？只不过象只麻雀一样的跳来跳去而已。”于是伙伴们冲着我哈哈大笑起来，虽然他们并不理解走路和麻雀跳的区别。

从此，我拒绝用下肢进行除了站立以外任何运动的尝试。

玻璃缸里的我

水泡

我在地狱里无望地趴着。

没有白天黑夜，只有恶梦。我真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可我偏偏又无法醒来。最后关于人间的记忆是我幸福地躺在床上，明天公司将会提升我做业务主管。我闭上眼，幻想着美好的未来，一道诡异的白光后，我就来到这可怕的地狱。

我痛苦地扯着头发，为什么？为什么？

地狱象一个巨大的玻璃缸，我的同类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躺着，有的比我先到，也有后我而来的。透过玻璃缸我们常可以看到外面有很多可怕的、巨大的、丑陋的生物在观察我们，冲着我们指指点点，而我们的命运通常掌握在一个白色的大怪物手里，它总是在和那些丑陋的生物一阵交谈之后，用一把可怕的夹子把我们中间的一个或是几个夹了出去。

出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也只有等待，等待着轮到夹我出去的时候。

附：玻璃缸上贴有的关于食物的介绍

产地：DU2 星系 34F2Y 恒星的第三颗行星
种类：属低等智慧第三类进化动物（星系法规定可食类）
特性：杂食，食肉为主，以该星球其他极低等智慧动物为食。
生性狡诈，具攻击性，会使用较简单工具。
含丰富蛋白质，有较高的食用性。
警告：此类动物有伤害能力，不易做宠物饲养。

最后的科幻作家

我走进房间，只有一个年轻人坐在那儿。“您有什么事？”他抬起头望着我。

“噢……是、是的……我想……我不太清楚……其实只是一本书……是的，我想麻烦您……。”

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着。十多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简直失去了交流能力。

年轻人很耐心地听着，看来他很聪明，已经渐渐看懂了我的意思。

“您是说您写了一本书？”年轻人的目光充满了好奇。

我涨红了脸兴奋地直点头。

“一定花了不少精力吧。”年轻人说到。

“是，是的。我花了整整十二年时间写这本书，终于完成了。”我开始有所恢复了。

“十二年？”年轻人迷惑地看看我，“那您参加了革命了吗？”

“革命？”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哦，可能是我专心写作期间社会上又有什么新潮运动吧。

我连忙辩解道：“您知道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我爱好文学，我是个作家。”

年轻人严肃地对我说：“您错了，这不是对政治感不感兴趣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对不公正的命运的抗争，很多人为之献身。您不该只关心自己的书。”

我唯唯诺诺地点着头。

见我十分的尴尬，年轻人的语气缓和了不少，说：“谈谈您的书吧，我可以帮您联系出版发行，它写得一定不错。”

谈到书我马上恢复了生气，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您看过后一定会觉得满意的。”

这是部幻想小说，讲述了若干年以后，生化人发动了战争，他们妄图推翻人类的统治？独霸世界。经过漫长的战争，人类终于依靠智慧、勇气战胜了生化人。噢，您别误会，我不是对生化人有偏见，也不是种族主义者，呵呵，我只是不太喜欢我原来的生化仆人，他偷懒、狡猾，还很阴险。后来我把他送去进化了。呵呵，当然这只是部幻想小说……，怎么了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滔滔不绝得意地说着，突然发现年轻人铁青着脸，整个上半身伏在桌面上，恶狠狠地盯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是说你是人类？”

我愕然地点头。

他猛地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叫，“天哪！快来人啊！这里还有一个人类没有被消灭。”

悲剧的外套

历时 3 年的地球人和克赛人战争源于克赛人第一位友好使者被极为残酷的杀害。战争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地球人和克赛人的死亡，可悲的是，仅仅因为这位传递克赛人友好愿望的使者降落错了地点，他本该去联合国总部大厅而不是剧院的化妆间。

“灯熄灭的时候你就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记住，你一定要让观众们大吃一惊。”经理夸张地挥舞着手臂。“一个从天而降的可怕的外星人，效果一定好极了。”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带着媚笑说。这份工作对我太重要了，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经理对我不再有兴趣了，他挥了挥手，一名工作人员把我带了下去。在化妆间他给我套上一件厚厚的，怪模怪样外套，从镜子里我看见自己实足就是“黑衣人”中的外星怪物。

工作人员告诉我到时候有人会来通知我的，然后就走了。我百无聊赖地坐着，肚子咕咕的叫。化妆间居然没有空调，开始浑身冒汗了。

最后我决定先把头套摘下来透透气。这玩艺真紧，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拽下来。

门口突然转进来一个和我一样的家伙，他那身衣服可比我的象，看做工就比我这件好得多。

“嗨，坐会吧。”我冲他打招呼。可他却象傻了似的盯着我。

“哦，我只是把它脱下来透透气。”我向他挥挥手里的头套。“我这样很吓人吧。”

哈哈。”

他抱着头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

我明白了，“来，我帮你。带着头套太热了，离演出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一把拽过他，他好象很瘦弱，轻飘飘的。我拉着他头套上的一对象耳朵的东西拼命地往上拽。

他忽然哇啦啦地乱叫。

“哦，对不起，一定是卡住了，别急，我有办法的。”我夹住他扭动的身躯，两只手拽着他外套脖子处的缝隙，用尽力气猛地向上拔去。

“砰”的一声，脑袋被我拽了下来，可里面没有人，绿色的粘液喷了我一身。

我晕了过去。

服务

虞儿真美。是真的美，不是我因为她是我的情人我才这么说的。

我在一个酒吧里遇见了她。那时我正望着小的可怜的窗口射入的圆柱形阳光。

我分不清这是深夜还是晌午。自从那群聪明的怪人把数个巨型反光板送入太空，除了南极和北极，所有的地方永远光明，像是《圣经》里的上帝降临的预言。

虞儿看了我一会儿，我注意到了。然后她就走了过来。

虞儿：你在等人吗？

我：不，呵？

虞儿：我看你好象很孤独。

我：我习惯了，还习惯了无聊。

虞儿听见了，眼神明显的亮了一下。我举杯啜了一口，以示优雅。

虞儿：“可怜啊……”

缪晶：“为什么？我不同情自己。”

虞儿：“没有人照顾……”

缪晶：“我生活能自理，又不是史狄芬霍金。”

虞儿：“没有人照顾你的孤独。”

缪晶：“……”

缪晶：“……”

虞儿：“在想什么呢？”

缪晶：“为什么你会突然地出现在这里。”

缪晶低头：“不过也不算疾风骤雨……”

虞儿：“神指使我来……”

缪晶：“哦？”

虞儿：“to take care of you。”

缪晶：“哦？”

虞儿：“哦？”

缪晶：“我……只熟悉母语，翻译器没带。”

虞儿：“哦？呵。”

虞儿：“……来照顾你。”

缪晶：“喔？哦。”

虞儿真美。让我有一次实在忍不住问了她一句：“你是不是像那些女孩一样，也去做过……那个……脸部手术？”出乎意料，她没有生气，依旧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没有，我生来就是这样。”我狂喜，这样的女子比苏门答腊虎还要珍稀，我要娶她为妻。

那天下午，我就约她去游泳。她低头应允后一走，我直奔生化辅助器材店，买了我一直不舍得买的很多附件。包括皮下辅助肺，皮下辅助肌肉……下午我要全装上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对我完美的体形虽然不说什么，但我看出了眼中的欣赏。

从此我再也离不开她了。这样小鸟依人的温柔少女现在那能找到。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小心翼翼地问她：能不能不要走了，到我家去坐坐……

又是出乎意料！她低头微笑着沉默了一会儿，答应了。

我把她轻柔的平放在床上，细细地看着她每一寸肌肤。室内幽暗的光给了我们很好的感觉。我用我最温柔的手法抚摩她的全部。十分光滑。她马上就是属于我的了，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女孩，这一次不应该是毫无意义的。我在她身上几乎耗走了一大半的储蓄。

我的手停在了她的臀部。那里好象有颗小痣。这是她身上唯一的不完美的地方。

手在那里调皮地反复拨弄。

虞儿：你，不要动那个地方。

我：呵？

虞儿：不要动。

我：我偏要……

说完我拧了一下那里。虞儿好象生气了，不动也不与我说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她生气。赶紧赔不是。可是没用，她像死人一样直挺挺的。我只好不断地说好话，抚摩她。

一不留神又碰了那个地方。我想：糟了，这会该我死了。

第三次出乎意料！她开始动了，又开始说话了：“电源重新启动。自述：我是 SB-002Beta 版服务蛋白机械人，主要任务：为孤独无聊及丧偶的男性提供服务……”

哇！天哪！好美丽，好纯情！

好恐怖！！

寻找光明

凯轻轻地念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宁抬起头问，好美的诗句，是谁写的？

凯说是一个名叫顾城的古代诗人。

宁反复回想着，苍白的脸庞凝成美丽的沉思。

凯悲哀地说，我们也有黑色的眼睛，可我们却无法选择光明。说完他又剧烈地咳了起来，脸上泛起病态的嫣红。

宁怜惜地看着丈夫，她不让自己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点的悲伤，她只想让他能够开心地走完最后一段岁月。

凯望着窗外漆黑的街道说，如果能看一次太阳的升起，我还苛求什么呢？

宁去找欢欢，告诉他她需要两张去地面的通行证。欢欢惊奇地说，你要去地面干什么？那除了辐射和肮脏的气体外什么都没有。

宁说那有光明。

欢欢摇着头说，你一定是疯了，我们的眼睛现在根本不能承受光线，即使上去也要带着墨色的防护眼罩。

宁说，你一定要帮我。

欢欢说，说实话这玩意很难办，控制的很严。

宁盯着他。

欢欢叹了口气说，好，我替你弄。

欢欢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凯和宁的装备。他说记住，不能打开氧气面罩，不能脱下防护眼罩，不能脱下防护衣，一点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千万记住氧气只有三个小时的含量，差不多就一定要回来，记住。

宁回过头看了一眼欢欢，目光里充满感谢。然后她搀扶着自己的丈夫径直向升降机走去。

欢欢望着他们俩的背影，忽然感到一阵心痛，她为什么不是我的呢？他想。

凯是如此的兴奋，居然摆脱了宁的搀扶，自己在地面上小跑一阵。天还没亮，地球的表面除了风沙砾石已经没有其他什么了，但是凯还是忍不住想要亲吻大地。他象个孩子似的笑着跳着。

宁微笑着，入神地瞧着丈夫，不知不觉中她感到唇边咸咸的，泪珠不知什么时候已滚落下来。

凯突然抓住宁的手臂，声音充满颤抖，快看快看，它要出来了。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转眼间一个火球跳出了地平线。

凯猛地拉掉防护眼罩，让自己的眼睛毫无阻挡的面对光明。一瞬间的灿烂中，凯失去了他的眼睛，但光明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心中。他缓缓地坐下来，嘴里不停地念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宁慢慢坐在了丈夫身边，把头倚偎在丈夫肩上，氧气面罩已经脱下，她安详地闭上眼睛，一如往常。

不死鸟

为什么天是血红的。太阳却是黑色的？

是我的眼在滴血还是我的心在哭泣？

依阿紧紧地倚偎在我身边，我们已找不到枝头栖身，光秃秃的岩石便是我们最后的家。

干涸使依阿的嘴裂开了口，她再也发不出悦耳的叫声。硝烟灼伤了她美丽的羽毛，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快乐地飞翔。没有蓝天，没有歌唱，没有同伴。

甚至于也没有了那种两条腿跑的兽，那种一向自诩为主宰的兽。

我羞愧于曾无比羡慕兽们的世界。

老者的安详，少年的天真，青年男女的爱慕，我和依阿在它们中间欢唱着生活的美丽。

可是直到有一天，兽们露出锋利的牙。

没有一种生灵象它们一样自相残杀，兽们抬起头，顺着嘴角流淌着同类的血。

好了，现在血已经淌干了。

兽们，你们枉做了万物的灵长。

依阿垂着头，我用我的嘴再为她梳理一次羽毛。

第二天，我的依阿死了。

我猛地直冲云霄。

生灵总归要化作尘土，又有什么肉体可以不朽呢？

我只是要冲破那血色的天、黑色的日。

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天地。

全文由失落的星辰-<http://loststar.yeah.net> 独家推出上一页 回

首页 下一页

不死鸟

凌晨二点被人叫起来决不是件愉快的事，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前世作孽啊。我下定决心要和所有的科学家敬而远之，疯狂的群体。

老旗的家兼实验室偏僻的就是白天也难找，更何况深更半夜的。我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观察力和第六七八九感才摸到他家门口。

老旗还一脸的不高兴，“怎么才来。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

我甚至懒得理他。

“好了，老朋友了，我也不和你计较，快跟我走。”老旗一把把我拖进实验室，“来看看我的最新发明。”

“得了你，又是什么会做饭的猫，会飞的扫帚？”我可见过他好些玩意，不说也罢。

老旗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这可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他指了指实验室里一个硕大的象个天文望远镜的仪器。

“噢，恭喜啊。”照经验，我坐下来翘着二郎腿，准备看戏。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无法克服身体的衰老，所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谋求长生不老，道家炼丹修身……”

“别废话了，说你的。”不打算打断他，他一定会给你上节生动的历史、生物课。

“噢，我研制了这台机器，就是想克服人体的衰老。”老旗满脸幸福状的摸着那台古怪的机器。

“哇。”我装着大惊小怪地叫道：“长生不老机？”

“不，准确的说我的机器并不是象别人研究的那样，减低细胞新陈代谢，防止老化速度，而是大胆的对人体状态进行还原，所以我的机器应该叫返老还童机。”

“别罗唆了，我要看实验。”我不满地嚷嚷。

“当然，当然”老旗开始打开一排排的按钮，“虽然我的机器已经基本完善，但还没有用于人体实验。”他从笼子里抓出了一只猫。看得出那是只老猫，已经相当衰老了。

老旗把猫放在了机器前一个红色的圈子内，“注意看。”

也不知他摁了什么按钮，机器突然对着圈子射出了一道绿色的光芒。

老猫一声惨叫。

我瞪大了眼睛，光芒过后，居然，居然，居然那只老猫不见了，圈子里一只如刚出生大小的小猫颤颤地站起身来，毛色跟那只老的一模一样。

“神啦、神啦，真是返老还童哎。”我怪叫起来。

老旗得意地蹲下身去把猫抱在怀里。“怎么样？”

“太好了，你真太了不起了，”我有些语无伦次了，一边崇拜地抚摸着神奇的机器。

“老旗，你马上就是个大名人啦。”

老旗摸着猫，嘿嘿地直笑。

机器上一根管子不知怎么耷拉下来，“老旗，这管子滑下来了，我帮你推上去。”

老旗象是害怕什么突然大叫起来：“别动那管子。”

晚了，我顺手就把它推了上去。

机器又发出了那道绿色的光，这次射到了老旗身上。

老旗发出了和那老猫一样的惨叫声。

我傻了，谁知道那就是开关。

我冲上去，可是老旗已经不见了，一个婴儿瞪着眼睛瞧着我。

我带着哭腔抱起婴儿：“老旗老旗，是你吗？我该怎么办？怎么让你变回去啊。”

婴儿挥着嫩嫩的小手，咿呀咿呀叫了两句。看着我一脸无知的样子，他终于哇地大哭起来。

水泡诊所

我挂着动人的微笑，一个劲地说：“放心吧，emi 先生，你的身体绝对没问题，比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还要棒。”

emi 先生永远是一脸的愁容，“医生，不用安慰我，我的身体怎么样我自己最清楚。”顿了顿，他又说：“医生，这两天我的胃很不舒服。”

我马上会意地接口道：“那么再给您检查一下吧，也许您是该换一个胃了。”

emi 先生的眉头舒解了一下。“是啊，是该换一个了。人老了，什么部件都开始不中用了。噢，医生，你看是不是还能给我换个心脏，我老是胸闷。”

“没问题，先生。”

“还有肝脏，也换一个吧。”

我皱了皱眉，小心翼翼地说道：“先生，我记得一个月前您刚换了肝脏和胰腺。”

emi 先生不悦地说：“我老了，你知道，器官很容易衰弱的。”

我连忙道：“噢，对不起，先生，我马上帮您换。”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嗯，很好。对了，我可要卢马星球的原装货。”

“放心，先生。我们给您换的一向是最好的进口产品。”

哼，反正这个老家伙有的是钱。

“我受够了，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不能和我不爱的人呆在一起。”整个房间都是她哇啦哇啦的叫声，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我知道您的病情了，康奈小姐，吃点恋爱素怎么样？或是爱情丸？我

保证您还会和原来一样幸福。”

那女人猛冲到我面前。“医生，你怎么还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无法再忍受这种吃药吃出来的爱情，我要离婚，我要去真正的爱一个人。”

我耸了耸肩说：“那么我是无能为力了。小姐，您应该去找一个律师而不是医生。”

“可是你昨天给我那个蠢男人吃了些什么？见鬼，他现在象个鼻涕虫一样缠着我，恶心！”

“好了，先生，你没病，一切正常。”

“不，您再检查一下吧，医生。”

“可是你没病呀。”

“医生，求你再检查一下，给我号号脉，看看……”

“够了。”我放下手里的活，正色地告诫他：“机器说你沒有病，先生。就算你信不过我，难道你还不相信机器吗？”

“他死了。”我毫无表情地说。

他的家人立刻露出悲伤的神情，一个女人开始抽泣起来。

“你们可以把他弄走了。噢，这是帐单。”

他们中间一个老者走到我面前，犹犹豫豫地说：“对不起，医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您知道我们是从乡下来的，我们很穷，能否先欠着，一定会还的。”

我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道：“不行，你当这什么地方，救济所吗？”

老头哆嗦着，良久才说：“那只好请先生联系一下了，听说城里有地方要人体的器官，我们，我们可以卖这孩子的，孩子的……”他哭着说不下去了。

我惊讶地说：“难道他从来没换过器官？”

“您知道我们都是穷人，要是有钱做这种手术，这孩子也不会死得这么早了。”

“很好，很好。”我笑道：“老先生，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啊，您就交给我来办吧，包您可以大赚一票，哈哈。”

罪恶之源

“可能是4、5岁的时候吧，一天我正坐在家中的地板上玩耍，突然窗户被人用石头砸了，玻璃‘哗啦’一下全碎了，两块石头就滚在我脚边。我吓坏了，傻坐着一动不动。

父亲跑了出去却没有抓到入，他回来说一定是街上那帮不良少年干的。我父亲当时是小镇的警长，得罪的人多了，家里一直不安宁，不过那一次对我的印象最深，我当时怕极了，浑身哆嗦。”莱昂先生躺卧在治疗椅上回忆着童年。

我细细地听着，说道：“嗯，莱昂先生，当时你是否认为那些不良少年对你父亲怀恨在心，而你是他的儿子，他们也会报复你。”

莱昂点点头说：“是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很恐惧。”

“所以你现在害怕响动，特别是睡觉时候，一有响动就失眠，还产生恐

惧心理。”我看了看莱昂继续说：

“这种深埋在心灵深处的创伤的本质是一种儿童恐怖。在儿童时期，由于人格不能独立、不健全，导致了一种恐怖状态，虽然年龄增加，心理年龄仍然滞留在儿童期，而这种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不协调产生了你目前的这种心理症状。”我摘下了眼镜说：“现在已经了解了产生病症的原因，下个疗程我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好了，莱昂先生，今天就到这里吧。”

送走病人，我打开对讲器问道：“康奈，还有预约吗？”康奈甜甜的声音回答说：“今天下午已经没有了。”我伸了个懒腰说道：“那我今天就偷个懒早走啦，麻烦你收拾一下病人资料。”康奈嘻嘻一笑：“没问题。”

我的诊所面对着空旷的花园广场，我一直喜欢宽敞明亮的地方。站在广场上深深吸上一口清新的空气，我正准备离去，忽然背后传来声音，“是水医生吗？”我转过头，背后站着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他冲我微微一笑道：“您好，我叫萧扬。”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不认识您。”他递过证件，“我是宗教管理局的。”我疑惑地看了看他说道：“我不知道宗教管理局和我有什么关系。”萧扬道：“水医生，我们能否坐下来谈谈。”

在广场一角的露天咖啡店，我和萧扬坐了下来。“水医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我打断了萧扬的话，“有什么事情你直说吧。”“哦，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心灵教？”萧扬问道。我皱了皱眉说：“好象是最近闹得很凶的一个教派吧，不过我只是个医生，不需要了解很多其他的东西。”萧扬说：

“据说心灵教的教主可以掌握他人的思维和意识。”我嘿嘿笑着，“又是什么特异功能或是能知能觉的大师大仙？”萧扬一脸严肃地说道：“不，这是真的。这位教主以前也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后来他突然辞去工作并失踪，复出后创立了心灵教而且具有了掌握他人意识的力量。”

我心里猛一动，但还是摇了摇头说：“从医学角度来讲，大脑皮层为主干的中枢神经系统司意识、知觉、思维和道德，但你所说的了解掌握他人的意识思维，等于接收他人的中枢神经信息，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萧扬诚恳地说：“我们是通过非常可靠的渠道证实这个情况的。”我耸耸肩，“对不起，看来我并不能给你什么帮助。”我站了起来手伸向萧扬道：“就到这吧，我还有其它事，萧先生。”萧扬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还是同我握握手道：“谢谢你水医生，也许还会请你帮忙的。”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几乎撞在一辆飞驰的磁力车上。我的导师阿卡教授曾经竭力挽留我在他的工作室进行心理治疗仪器的研究，但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我推辞了。

那是在我毕业的前夕，阿卡教授一脸惋惜地说：“水，我一直认为你是最出色的一个学生，目前我正有一项胆大绝伦的计划，是关于意识的感知实验，你不能参加实在太可惜了。”经管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和教授一起工作，但教授还是为我写了评价相当高的推荐信并祝我事业成功。今天萧扬的话突然让我想起了教授的实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络了，对此他一定会感兴趣的，也许我也能了解到一些相当先进或是有意思的东西。

我从书房里找出了教授的联系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到他的工作室，铃响很久之后一个粗鲁的男人咆哮着说这里没有什么狗屁实验室和狗屁阿什么的教授。第二个电话哦直接打到教授的家中。

寂静的晚上，电话铃“嘟嘟嘟”地响着，却始终没有人来接。

始终没有联系到阿卡教授，“这次一定要抽空去看看教授。”我对自己说。就在心灵教和它的教主正从我的记忆中逐渐淡去的时候，那个萧扬又来找我了。

午餐之后我都用一段时间打坐，雪窦寺的一位高僧曾经指点过我，专注鼻的呼吸，在前一个意念消失而后一个意念产生之间的空隙，达到一种空明的境界。这无论是对身体还是精神力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我被一阵嘈杂所打扰，睁开眼看见康奈无奈的目光。“我不让他进来，可他偏不听。”她指了指身旁的萧扬。那个年轻人依然温文尔雅的模样，不亢不卑地说道：“水医生，很抱歉，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看他一眼，然后挥手挥手让康奈出去。

“萧先生，如果你是来看病的，下次记得要预约。如果你是为上次那件事，我没什么可帮忙的。”我说。萧扬在我面前坐下来说道：“昨天夜里，一位议员被暗杀了，他正准备提出一项不利于心灵教派的议案，我们有理由相信心灵教在幕后捣鬼。另外我的真正身份是宗教管理局特别行动组，受国家安全局直接指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心灵教有极大的政治野心，正逐步渗透进政府内部，可能已经有不少政府高官加入该教。那个神秘的心灵教教主号称也的确有可能具有了解掌握他人思想意识的法术，使人们相信他是统治人类的真神。我想，不止是水医生，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整个世界被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统治吧。”

我摇了摇头道：“萧扬，我还是不明白我可以帮你们什么？”萧扬递给我一张相片，一对青年男女依偎在一起甜蜜地笑着。我失声道：“赵铭和露丝。”

赵铭和露丝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我们都是阿卡教授的学生，教授对待我们三个就象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在我离开教授之后，他们俩依然跟随教授做他的助手。我突然想起一年多前曾经接到他们俩的电话，当时赵铭兴奋地告诉我教授的发明马上就要成功了，我因为手头一大堆事务没有细问，只是问候了两句就匆匆挂线了。此后他们俩和教授一样音讯全无。

“这件事和他们俩有什么关系？”我疑惑地问。“赵铭死了，是谋杀，一年多了。

而你的恩师阿卡教授和露丝失踪了。”萧扬看着目瞪口呆的我缓缓地说，“现在有人看见了露丝，她是心灵教的大祭司，地位很高。

这就是我们需要你帮助的原因。”

“怎么会这样？”我的声音低沉，脑子里乱哄哄的。萧扬真挚地说：“你的恩师阿卡教授现在生死不明，你的好朋友一个死了，一个变了，还有那神秘的让人无法相信的透视他人心灵的法术，这一切无人知晓。水医生，也许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才智，用你的正义感。”

教堂里黑压压的人头，都是些虔诚的心灵教派的教徒。我一眼就认出了台上的露丝大祭司，穿着黑色的长袍，她比以前瘦弱多了，脸色苍白，但仍然用高亢的声音宣传着教义。我对那些空洞的言语丝毫没有兴趣，心里反复想着萧扬的交待。“你要接近露丝，她知道的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但是千万不要和那个神秘教主照面，他会知道你心里所想，那么你就完了。”我反问他：“你真相信一个人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萧扬沉默了一下说：

“我不愿相信，但我们派出的所有试图接近那家伙的特工没一个活着回来。”

露丝的讲演终于结束了，她走下讲坛闪身进了一旁的小门，身后的教徒们全部躬身施礼。我快步跟了上去，在通道内两个黑衣大汉一下拦住了我，“干什么？”我没答理他们，朝着前方喊叫：“露丝。”露丝猛回头，看着我愣了半天。“水，是你吗？”她疑惑地说。“是我，露丝，你好吗？”我装作欢快地说。露丝的声音突然又变得冷冰冰，“你是来入教的吗？”“噢，不。”我连忙道：“偶然听到你的消息就来看看你。”露丝转过身冷冷道：“跟我来。”

跟着露丝七转八转，我一路盘算着如何同她交谈，最后她停在一扇黑门前向我说道：“进去谈。”我推开门，里面居然还坐着一个黑袍人，露丝快步上前单膝跪下，亲吻着那人的手背，柔声道：“教主。”我的头皮一炸，心中说不清是惊是慌还是怒。教主抬起头，帽檐遮着看不清他的脸，他冲着露丝挥手，露丝悄然退下。

我不知如何是好，先强作镇定道：“你好。”

“别胡思乱想了。”教主缓缓拉下帽子，“欢迎你，我的孩子。”

我终于忍不住叫道：“老师？！”

心灵教的教主居然就是我的老师阿卡教授。

我吃惊地看着眼前的教授，脑子里乱哄哄一片。“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卡教授和蔼地笑笑说：“来，我和你慢慢说。”他示意我坐下。“水，我现在已经具有洞悉他人意识的的能力，别不相信，我现在就知道你头脑中一切所想。”

我立刻的反应是“这不可能，难道教授真的研制出了什么？”没等我说话，阿卡教授开口令我大吃一惊。

“这是可能的，水。我研制出了，我称它为脑部接收信息增强仪，简单的说，我利用仪器增强了脑部的接收功能，我可以接受他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是他人的意识、知觉和思维，当然这种能力不能持久，需要不断补充。”

“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念头刚刚产生，教授就跟着说：“的确不可思议，但我做到了。水，来吧，帮助老师创建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一下子想到了心灵教，阿卡教授说道：“心灵教是我一手创建的。水，自从我具有了洞悉他人意识的的能力后，发觉人类是如此的自私和丑恶，一个个道貌岸然，内心阴暗。所以我要改变这一切，要纯净这些罪人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主宰。”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得色，我突然感到教授已经不是原来的教授了。

教授马上温柔地说：“水，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来帮我吧，我可以给你一切。”我摇了摇头，“为什么？难道你也要背叛我？”我的脑海中控制不住的浮现出了萧扬的话和赵铭的照片。

教授冷冷地说：“又是那个国安局的家伙，没想到他连你也找来对付我。”我感到了一阵恐惧，在教授面前我就象是透明的一样。“赵铭，他想阻止我，哼，愚蠢的家伙。”

而露丝，是我的好孩子，她识时务。”

这是一场奇特的谈话，只有教一个人的声音，但我什么都别想瞒住他。

“好了，水，我可以给你时间思考，现在我要去给我的孩子们布道。露

丝，”他喊了一声，露丝悄然进来，“看好你的师兄。记住，水，不要反抗我，反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静坐一段时间后，我睁开眼，苍白的露丝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我轻道：“露丝。”露丝厌恶地看看我，没说话。我继续柔声道：“露丝，和我说说话，我是水啊。”露丝冷冷道：“我知道你是水。”“你忘了以前我们一块念书工作的时候了吗？”露丝皱眉道：“我不记得了。”“不，你不可能忘记的。那时候大家都很快快乐，你成天的唱歌，我们叫你快乐的百灵……”露丝突然打断我，“别说了。”她的脸色更加的苍白。我紧紧盯着她的眼睛说道：“不，这一切你都记得，你记得我，记得过去，也记得赵铭！”露丝象被雷击中了一样，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赵铭，你的爱人，他为什么不在了？”我逼问着露丝。露丝带着哭腔拼命地摇头，“不，我不知道，不要问我。”“我知道，是因为教授。”说完这句话，我发现露丝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别怕，我是来帮助你的。”我柔声道。“不，我不要你帮，你们统统没有用的，我只跟着教主，我爱他尊敬他，只听他的话。”“看着我露丝，不要害怕也不要欺骗自己。教授不是原来的教授了，他现在是个恶人。他杀了赵铭，还会杀更多的人，他已经疯了。”我顿了顿，让露丝情绪能够有所恢复。“露丝，你不爱他的，你的内心恨着他，你是在准备着为赵铭报仇。露丝相信我，也只有你可以接近他不被他察觉，教授已经被你完全迷惑了，在他布道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注意你防备你或是捕捉你的思想，他只会关注着台下的教徒，不要害怕，露丝，这是我们为赵铭报仇的机会。”

露丝的瞳孔里反射着我妖艳的眼睛。

广场上自由地翱翔着数尾白鸽，我端起咖啡杯慢慢地喝着。萧扬走过来把报纸递给我说道：“真是树倒猢狲散，教主一死，教派立刻销声匿迹。”我问道：“露丝怎么样了？”“她不太好，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不过医院会尽力的，警方还需要她协助对心灵教的调查。”我痛苦地说：“都是我不好，我给她施加了太大的精神压力，我真怕她会疯了。”萧扬安慰我说：“你不必太自责，如果没有你我们真拿心灵教没办法。”“只是运气好而已。”我淡淡道。

萧扬说：“不过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明白，你能对我说说吗？”我整理了一下头绪说道：“教授在获得了超常能力后，人格就开始扭曲变态，除了消灭他我们别无他法，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露丝。我见到她的时候就发觉有些不对，她很怕我，因此对我十分冷淡并为了避开我直接带我去见阿卡教授。当我知道赵铭其实是被教授杀害的，我就逐渐明白了，露丝害怕是为了避免回想起过去。教授害了她的爱人，她应该非常得恨他，但是她又毫无办法，甚至只要有一点点的念头就会被教授察觉，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内心不得不制造幻想来欺骗自己，否认现实甚至歪曲现实，反而对教授表现出了屈从和超乎寻常的爱意。从心理学学角度这是典型的防御机制中的反向，爱是恨的面纱，以其对立面来掩藏其本能于无意识之中就是反向作用。即使是教授他也无法察觉到露丝对他的恨，因为这是露丝的内心中的无意识，而教授只能洞悉露丝的意识，爱的意识。而当我和露丝独处时，我冒了一次险，这险也不得不冒。我在谈话中逐渐地挖掘着露丝的内意识，让她充分了解了她原来的思想，我对她不断进行了暗示，甚至催眠，最后利用她去杀死了教授。”

我长长出了口气，对露丝我感到十分的内疚。沉默了半晌，萧扬道：“水医生，我们在阿卡教授的秘密居室发现了神秘机器，也许就是你说的脑部接

收信息增强仪，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一镇，作为一个医生我很想看看，尽管是它害了我的老师。

居然没有警卫守着，就我和萧扬两人。“反正没人知道它是什么，也没人会使用它。”萧扬解释说。我仔细地察看着机器，“嗯，可能是这样操作的。”萧扬兴奋地问道：“你能操作它？使一使吧。”“好吧。”我把一个头盔状的仪器戴在头上，然后摁动了按钮。机器一阵轰鸣，我的脑袋整个一麻，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疲惫地拿下头盔。萧扬紧张地向后退了一步说道：“怎么样？你会用了吗？”我摇摇头道：“不行，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萧扬失望道：“那我们走吧。”他转过身，把手伸到怀里。

我抓起一张椅子，猛砸在他头上，萧扬一声不吭倒了下去。

萧扬只是要利用我学会开启这台机器，然后杀我灭口，只是他的所有想法已经被我接收到了。

“当我傻子啊”我拍了拍手，“这真是一台神奇的机器。”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法，“我也可以试一试嘛，这个世界太罪恶了，也许我就是拯救它的人。”我嘿嘿地笑着。

